

施琅的故事——清朝為何佔領台灣

Macabe Keliher 克禮*

前言

今天的兩岸關係緊張政治氣氛之下，歷史最主要的問題反而被盲目了：那個問題就是原來清朝為什麼要來佔領台灣？

既有的歷史文獻研究一直告訴我們原因是清朝的水軍提督施琅說服康熙皇帝佔領那個小島——施琅的理由是安全、資源和地利策略三個因素，我們都以為這因素對清廷非常重要。如此研究的結論與後果是當代政府聲言清朝曾經「統一」或「重視」台灣。

這樣的分析其實並不精確，古代中國一直認為台灣是在它之外；康熙皇帝也並不想要這塊「彈丸之地」；大臣們主張「徙其人而空其地」，並且覺得台灣是一個麻煩。若是如此，那清廷又為何要佔領台灣？

回答這問題也不容易，而且到今天為止對這重要議題沒有一個很完整的分析。既有的研究從施琅的建言信出發，理所當然的推論，因此所以清廷保留台灣。周雪玉在《施琅攻台的功與過》一書即認為清廷留下台灣是施琅「疏陳後發生的效力」¹。John R. Shepherd研究17、18世紀的台灣史，在他的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談到康熙為什麼要佔領台灣，也是根據施琅寫給皇帝的信，認為施琅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對放棄台灣，是因為他花了那麼多的時間力氣去得到這個戰績」，Shepherd把這因果連結視為理所當然，他這樣解釋說：「施琅很成功地說服了皇帝把台灣納進版圖。」² 此外，我看到唯一不一樣的觀點則是賴福順於中國時報的文章，是主張應該從新探討施琅與台灣的关系³。

在文獻裡，我們看到清朝對於台灣的問題非常不確定，康熙駁斥了所有的提議，並拖了四個月後才自行做了決定。他的決定確實是受施琅的影響，不過文獻說康熙是害怕如果他不佔領台灣的話，施琅也許會自己去作。在施

* 作者為一獨立歷史研究者和記者。

1 周雪玉，《施琅攻台的功與過》（台原出版，1999年），122。

2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1993), 106.

3 賴福順，〈兩岸如何看待「施琅熱」〉，中國時報，2002年1月10日。



琅寫給皇帝的信中，若我們仔細研究，能看到的是威脅而不是建議；從所有相關的資料我將分析施琅的動機，為什麼他要求清廷佔領台灣，結果發現他是追求利益的一匹土狼，而不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將軍。

研究緣起

作為一個真正學術研究的領域，台灣史算是很新的了，1984年第一個台灣史博士學位才被授予，到今天只有20-30%的歷史博士生正在研究台灣史，其它的仍然還在作中國史，也沒有一個正式的研究單位（中研院台史所是籌備處），也沒有一所學校有台灣歷史學系。不過，更重要的是台灣歷史裡面還有很多漏洞沒有被填補，還有很多疑問沒有被好好的研究探討。三國的吳真的像中共白皮書所說的知道台灣嗎？可以在中國數千年裡面的歷史來肯定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嗎？荷蘭人在台灣純粹是一個不重要的40年嗎？鄭成功到底是誰，是一個中國民族英雄或是副總統呂秀蓮所說的是台灣的摩西？清朝如何管理台灣？……等等。問題真的很多而且很重要，如果我們今天沒聽到賴福順教授的報告，我們是否會繼續以為歷史上的琉球是台灣，繼續相信中共白皮書所聲稱的自古台灣就是中國的？如果今天的研究者沒有努力地在挖掘荷蘭的檔案，我們是否要繼續膜拜一個殺漳洲人的鄭成功？

台灣史領域裡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怎麼面對那個「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份」之大中國主義的說法？這個意思是說，如果要真正的去分析台灣的歷史和今天台灣的情況，我們必須要回答為什麼人們會認為台灣是或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也必須回頭來看為什麼清朝要佔領台灣？不管我們是台獨、統一、或像我一樣站在中間的觀察者，這在台灣史和中國歷史裡面都是一個很巨大而重要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今天要從一個當代兩岸關係觀察者的角度出發，來報告這樣一個歷史的研究，這樣的角度的，除了能夠真正看清楚台灣史之外，也能夠去面對台灣一些很具體的問題，這些問題不但直接影響我們，也一定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我認為歷史若不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和瞭解這些問題。今天在台灣主要的威脅是中國大陸和它四百多顆的飛彈，我們當歷史學者的責任是要研究為什麼中國要台灣，為什麼

台灣要獨立，為什麼四百多年的歷史丟給我們這種情況。研究台灣史，我認為台灣歷史上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要台灣，為什麼1684年清朝要佔領這塊所謂的「海外丸泥」（台灣島），造成遠東地區歷史上最大的衝突，也變成21世紀的一個不定時的引爆點。

我很難接受傳統的說法，傳統的說法主張施琅說服康熙皇帝台灣是那麼好的地方，所以皇帝就答應佔領台灣，這說法有太多的矛盾：為什麼施琅會這樣子建議？為什麼康熙要聽一個海賊的話？因此我重新再去研究這個問題，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整個情況有金錢、私心和賄賂交錯於其中。今天我要報告我對這問題的分析，我的主角是一個海軍將軍，我把所有的責任放在他的身上，所有歷史結果是他要負責，我的分析是為什麼清朝要佔領台灣，這是施琅的故事。

壹、施琅的故事

一、早期的施琅

1621年，比鄭成功早三年，施琅在福建出生，在海邊長大⁴，成日在海裡面游泳，也在來來去去的大船上嬉戲。脾氣暴躁的他很驕傲，認為自己與眾不同，當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會坐在廟裡面跟神像微笑，彷彿自己可以與神溝通，這樣的練習讓他覺得自己高人一等。⁵ 像大部分的英雄或將軍的故事一樣，歷史文獻都說施琅孔武有力，肌肉很大，很會利用它去練武術。施琅的故事同樣傳承了中國一個很普遍的英雄神話，有一天軍隊在招考士兵，他們把一個很大的鐵鼎放在地上，叫新兵去舉重，作為考試的題目，一千個新兵，無人可舉起這一千多斤的巨鼎，但是超人施琅看著巨鼎搖搖頭說：「無難耳！」他拿起這不可思議的重量，提在他頭上面走了一百公尺左右，然後慢慢的放下來，看到施琅與眾不同的表現，負責考試的官員忍不住地喊道：「神力也！」⁶

4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上（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 叔德馨，〈襄壯公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6 叔德馨，〈襄壯公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神力，或許是吧，但是他的人卻是一匹土狼，到處尋找別人剩下來的食物。從這一個主人到另外一個主人，然後又回到原來的，施琅在尋求機會的同時，也餵食他自己的野心。這位強壯的年輕人似乎馬上就離開了地方軍隊，因為他認為沒有前途。之後他跑去投靠他叔叔，南明的一個軍官，他給施琅一個位置，後來軍隊往北打，施琅就留在鄭芝龍（鄭成功的父親與明朝海軍將領）的身邊，因為他的想法比較接近鄭芝龍，都認為明朝沒希望了。他們兩個自己往北走，將軍鄭芝龍、士兵施琅，他們倆不是去打清朝而是去投降⁷，1647年，清接受這兩位背棄者，但是讓施琅很驚訝的是，中國新的統治者將鄭芝龍軟禁起來，不斷在笑的土狼現在閉嘴了。

同一年，施琅跑到南部跟鄭成功碰面，鄭成功正在建立一個很強的軍隊，也需要好的人才，施琅也適時地獻出他自己的策略：「聯乃酒色狂徒，無謀之輩。藩主可領四隻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其餘者陸續假為商船，或寄泊島美、浯嶼，或寄大擔、白石頭，或從鼓浪嶼轉入崎尾，或直入寄棧廈門港水仙宮前。藩主登岸拜謁，悉從謙恭，然後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⁸ 施琅幫助鄭成功攻下據有金廈的鄭彩、鄭聯（兩人皆為鄭成功的族兄），鄭成功對這計畫非常地滿意，他稱讚：「此計甚當！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⁹ 很快的施琅就升為軍隊的左先鋒。

二、施琅與鄭成功

問題是鄭成功是一隻獅子，獅子跟土狼是合不來的，在短短的四年之內，他們快樂的關係開始變質，裂縫愈來愈大，鄭成功又開始他瘋狂的南下勤王，去救南明皇帝，施琅則留在廈門，施琅說：「勤王臣子職分，但即昨夜一夢，似大不利，乞藩主思之。」¹⁰ 一點都不同情也不怎麼相信的鄭成功撤掉了施琅左先鋒的位子，把它送給一個會為鄭成功做好夢的人。結果，鄭成功跟他的兵遇到很強的颱風和豪雨。施琅跟鄭成功的一位叔叔留在廈門基地

7 覺羅勒德洪，《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三十四。

8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三（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9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三（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10 楊英，《從征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被趁虛而入的清朝襲擊，那些叔叔跑掉了，只有施琅留在廈門繼續打，獅子回來之後，一怒之下就把沒有膽子的叔叔砍掉，而頒發賞金給沒有跑掉的施琅，但是施琅更想要回他左先鋒的位置，因此施琅故意推辭賞金，他說：「中左已失，虜又生還，辭不受」，鄭成功也假裝糊塗的回答說：「功而不賞，罰將何施」¹¹，鄭成功不願意去瞭解施琅的心，逼得施琅不得不「啓請為僧」、「削髮不赴見」¹²，但是鄭成功唯一的反應卻是要等施琅真正把他的頭剃光，而剃頭這件事讓鄭成功在自己的位子上非常的生氣。

這樣子的情況讓土狼變得更不高興，他開始笑得少一點，而怒氣多一點，現在所有的阿兵哥都怕他，他變得更加目中無人、為所欲為，四處挑釁、威脅，或動手打其他的兵和軍官。後勁鎮陳斌就非常不滿施琅的跋扈：「彼侍兵力，吾兵足與敵，若彼手段，吾用隻手揉躪之。」¹³ 施琅的親兵曾德因過失離開他投奔至鄭成功那裡，鄭成功也收留，施琅知道後大怒，立刻抓了他，把他的頭砍掉，鄭成功後來派施琅的弟弟施顯警告施琅：「藩無能作傷恩事也。」¹⁴

施琅沉浸在自己瘋狂與桀傲的憤怒裡面，聽不進任何話，一直要等到他跟另外一位將領的決鬥，鄭成功才出來制止他這不快樂的海軍將領，鄭成功派人去抓施琅與他的家人，施琅乘隙跑掉，最後藏至蘇茂的住處，蘇茂同情施琅的才幹與遭遇，因此幫助他逃跑，然後向成功自白請罪，鄭成功一氣之下，下令殺掉施琅父親與兄弟。¹⁵ 那一年1656年，36歲、海上經驗豐富的施琅再度投降清朝。鄭成功知道後踱著腳，認為施琅日後一定會引起大麻煩，他說：「唉！吾不幸結此禍胎，貽將來一大患！」¹⁶

三、施琅的個性

但是施琅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事情，施琅不會乖乖的順從、服侍任何一個主人，在他的字典裡沒有「忠」這個字，除非裡面有他自己的利益，不過這

11 楊英，《從征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12 楊英，《從征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13 楊英，《從征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14 楊英，《從征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15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三；叔德馨，〈襄壯公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16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卷之上（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也是那時代的特色，明朝垮台之後，官員跟將領們都投降到清朝，如果沒有投降，他們就會被清朝殺掉，就像那時候的一句話：「不剃頭就砍頭」。施琅的例子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他對鄭成功的仇恨，他一直想報復。

但是施琅對鄭成功的恩怨，並沒有讓康熙皇帝馬上信任施琅，主要原因是施琅的養子施齊（後改名施世澤），姪兒施亥（改名施名良）投降明鄭，並且在鄭成功的軍隊裡擔任職務，施琅很可能再度變成清朝的敵人。康熙用一個此地無銀的方式來警告施琅：「舉朝大臣以為不可遣，去必叛」¹⁷，「因爾閩人，尚有輕爾者」¹⁸，而姚啓聖的屢次上薦施琅，也總是被拒絕，一直要到第四次，因為施世澤與施明良劫鄭經的計畫敗露被斬，施琅才被皇帝所接受。

施琅也知道情勢對自己不利，因此他必須證明他自己，他把自己名字的第二個字從明朝的寫法改成清朝的寫法，「郎」換作「琅」。他也馬上剃頭，長出了一條辮子。

在軍事方面施琅也提供他的服務和知識，1659年鄭成功在南京之役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清朝也馬上利用這個機會去打鄭成功，施琅也有參加，那個時候鄭成功從南京跑回廈門，清朝想把他從廈門趕出去，但是鄭成功的海軍很強，清朝沒有辦法消滅鄭成功的海上力量，並且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看到那麼大的失敗，施琅很快的介入，奉獻了一個策略救了一個軍長，而清朝這個新老闆也開始對他另眼相看。

再過五年，康熙的命令下來要施琅跟黃梧去攻打鄭成功，黃梧也是從鄭成功來投降清的海軍，施琅非常的急，立刻把鄭軍趕到澎湖跟台灣。冷血的施琅，把鄭軍逼到海裡，在他給皇帝的報告裡面寫道：「斬首千餘級，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逆賊鄭錦、周全斌等勢窮宵遁。」¹⁹

施琅想要繼續打，永遠地解決掉鄭軍，他在一個與皇帝見面的機會，用很傳統的方法，以退為進，表達它的意圖，施琅提出「告請終養」的要求，康熙則以「率以爾施琅素諳海務、矢志立功」²⁰，這樣子的語言再度提醒施

17 《聖祖仁皇帝庭訊格言》，六十四。

18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三十六。

19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十。

20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十二。

琅它的主人是誰，以及他對皇帝的使命。

康熙皇帝也做了他自己的功課，他問了某個官員施琅的個性究竟是如何，那個官員回答：「施琅人材頗優，善於用兵；但行事微覺好勝。」皇帝也自己說：「粗魯武夫未嘗學問，度量褊淺，恃功驕縱：此理勢之必然也²¹。」

清朝並沒有其他有能力的大海軍將領，但卻又非常迫切需要一個，因為康熙想快點結束明朝的反抗勢力，因此除了施琅之外，康熙沒有別的選擇，而施琅也疏請攻臺，所以康熙就命他為「靖海將軍」²²。施琅的任務開始，康熙皇帝給他的這個頭銜跟著他一輩子。

四、施琅的失敗

有新的任務、新的名字和新的位置，施琅馬上就動了。

時間1664年，兩年前鄭成功發瘋死掉，他的兒子鄭經繼任上台，但是他必須處理內部的鬥爭和疲憊的鄭軍，因為鄭經剛被清朝打敗，所以很弱，施琅主張馬上去打，趁虛而入把他們從澎湖趕走，他認為「鄭經遁台灣，若不早為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兩島必復為竊據。」²³。他想要在澎湖打，先佔領澎湖，然後從澎湖切入台灣。在施琅的堅持之下，清廷同意，由施琅率投誠官兵進攻澎湖，但是到了澎湖，他們遇到一個颶風，這颶風把施琅的船隊吹得一塌糊塗，施琅只得乖乖的退回去大陸，鄭經則繼續在台灣培植鞏固他的勢力。

施琅要求皇帝再給他一次機會去打鄭氏，但是時間氛圍已經不對，清朝開始考慮要用別的方式來處理在台灣鄭氏。他們選擇用招撫的方式，開始與鄭經談判。

因為滿州人是從北部騎馬下來的，不是很瞭解海上的事情，因此他們不想繼續打一個海上的仗，康熙認為他已經給施琅一個機會，但施琅失敗了，康熙認為海浪難以控制，常常變化不定，他很怕清朝不會成功，因為清廷對海的狀況不瞭解。

聽到這樣子的話，施琅開始發覺他自己的貢獻跟前途慢慢的不見，所以

21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六。

22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下卷（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23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六（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他緊張，他寫了一封名叫〈邊患宜靖疏〉的信給皇帝，看到這封信，皇帝怕施琅會妨礙清廷跟鄭經的談判，所以下旨：「渡海進剿臺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著提督施琅作速來京，而行奏明所見，以便定奪。其施琅之缺，著施琅自行擇人暫令代管。」²⁴ 硬是把施琅從南部拉到北京。

施琅從土狼開始變成蚊子，他開始不斷地寫信叮擾皇帝，討論自己對解決台灣鄭氏問題的看法〈盡陳所見疏〉，但是這樣子做更進一步造成他自己的麻煩，因為皇帝把他的官位取消掉，給他一個比較低的官位，也沒有薪水。

接下來的十年，從1668到1678年，施琅住在北京，過著一個樸實無華、謙虛的生活，沒有錢，怎麼維生呢？他靠著他太太替人縫衣服，賣嫁妝、首飾，勉強維持家計。他的朋友李光地形容他在京城的生活：「及公留京為內大臣，宦橐素薄，太夫人至鬻簪珥，親女紅以佐家，使公無入室憂。」²⁵

五、談判

未來的30年，清廷跟鄭氏作了9次的談判，談判進行之際清廷也不時夾雜許多軍事遊戲和武力的威脅，這樣「寓剿於撫」的和戰兩手策略，被中共的解放軍所研究稱讚，1996年一個解放軍的期刊《中國軍事科學》即專刊討論施琅如何攻台的技術與細節。清朝的策略以及與鄭氏的關係也很像今天中國與台灣的問題，清廷「寓剿於撫」的作法最後證明很成功，因此今天北京政府也就起而效尤、如法炮製。²⁶ 因為清廷的談判招撫以及軍事策略，讓清廷成功的切入台灣和佔領小島，因此中共認為這樣的調查和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第一次談判是在1653年，清廷和鄭成功談，那個時候鄭成功要求擁有靠海邊的三省，拒絕剃頭，清朝不接受他的條件，談判沒有往前走。最後的談判是1682年，那個時候鄭氏要求台灣的主權，但還是不要剃頭，最後還是被清廷拒絕了。

24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邊患宜靖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25 李光地，《榕村全集》，第四冊，卷三十三。

26 for further analysis see, Macabe Keliher, "Old Fights, Old Formulas," in *Asiawise* (internet edition), October 10, 2001; Macabe Keliher, "History Confronts Itself: The CCP and Emperor Kangxi," in,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Peace Form, (Taipei, October 17, 2001).

清廷很懷疑鄭氏的談判誠意，因為在清廷拒絕之後，鄭氏並沒有進一步的表示。因此清廷開始認為鄭氏這樣子的談判，僅僅只是為了方便他們去計畫他們的軍事活動，換言之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來準備軍隊攻打清朝。康熙皇帝就說：「或賊聞知大兵進剿，計圖緩兵，亦未可料。」²⁷

早期清朝去打鄭氏廈門的基地，然後因為攻下廈門，逼得鄭氏不得不撤離廈門，1664年已經有3,925個官員和40,962個兵轉而投降清朝。²⁸

1677年三藩的勢力開始衰退，鄭經佔領的範圍又縮小，只佔有廈門，因此清朝再度提出條件、進行談判，他們願意接受鄭經早期所提出的比照朝鮮例之藩屬國關係，但此時的鄭經卻不接受，他現在想要擁有沿海省份「邊所海島悉為我有，資給糧餉」²⁹，就像他父親25年前給清朝同樣的提案。可憐的鄭經，他沒有從前一代學習教訓，清廷當然是反對的，並且開始加強他們的海軍。

1677年鄭經沒有接受投降，但是還是有1,237位的鄭氏官員和11,639個兵接受清朝的招撫。³⁰ 然後1679年，姚啓聖在廣州開了一個招撫的辦公室「修來館」，接受招撫每日數百人投降的鄭兵³¹，並且「來降者無真偽，胥善待之。」³² 清廷馬上就提供他們職位和錢：「文官投誠，即以原銜題請，准照職推補。武官投誠，一面題請換劄，一面保題現任。兵民如果頭髮全長者，每人賞銀五十兩；如頭髮短者，每人賞銀二十兩；願入伍者，立撥在營，給以戰餉；願歸農者，立送回籍，飭府縣安插，不許豪強欺凌，宿怨報仇。且有以先長頭髮投誠領賞者，嫖賭已完，逃出，復以短頭髮投誠領賞者；且有一種屢以短髮投誠者騙賞。給賞者識之，白啓聖。聖曰：『非誑爾銀。他肯來就好。若責一人，則堅彼逃回之心也』。賞而不問。以此，投誠者絡繹相繼。」³³ 總計，這一年鄭軍共有官員五百餘人，士卒三萬餘人投降清朝，並為

27 施琅，《靖海紀事》，附錄/欽定八旗通志名臣列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28 《鄭氏史料三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29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七（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0 《鄭氏史料三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1 彭孫貽，《靖海志》，89-90（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2 《臺灣關係文獻集零》，九、柚村文選錄/臺灣內附考（附論）（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3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4 周雪玉，《施琅攻台的功與過》（台原出版，1999年），64。

清軍增加兩萬多名的兵力，可見談判招撫的策略是收效頗大，它奠定了日後鄭氏瓦解的基礎。³⁴

1679年，二月，康熙開始命令叫他的軍隊去打鄭氏，說：「翦滅海寇，事綦重要。」³⁵。當清廷開始進攻的時候，清貝子賴塔又寫信給鄭經議撫，信裡面說：「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意終不成，皆由於封疆諸臣，執泥消髮登岸，彼此齟齬。台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眷懷勝國未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期間乎？...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在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待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³⁶ 鄭經同意此提議，但又要求海澄為互市，清廷反對，議和又失敗。但是失敗之後，姚啓聖又派人去跟鄭氏最高的軍長劉國軒談判（此時鄭經已死），姚啓聖向皇帝報告談判的結果：「海賊劉國軒遣官黃學齋書至，請照琉球、高麗等外國之例，稱臣進貢，但不薙髮登岸，應否如其所請，請旨定奪」。康熙回答：「臺灣賊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比。如果悔罪，薙髮歸誠。」³⁷ 但是劉國軒也不想剃他的頭，所以他們只好繼續打，而這是鄭清之間最後一次的議和。

對清廷而言，談判也不完全是失敗，他們接收了很多鄭兵和官員，也獲得鄭氏的軍事秘密——就像今天中共對台灣將領做的事情一樣。投降的名單中還包括施琅運氣不好的養子施世澤、姪子施名良，在登岸中國之前不幸被發現，然後被鄭經「追斬全家」³⁸。

六、決戰和施琅的機會

和平的方式無法奏效成功的時候，清廷只好訴諸武力，1679年康熙要求他們去打，隔一年福建總督姚啓聖積極準備侵入台灣。

姚啓聖要去打台灣，皇帝答應了，但是姚啓聖需要有能力的海軍將領，「啓聖以平海非老宿諳練水務者不可……因查歷任志切平海者，惟有施琅，現

35 覺羅勒德洪，《大清祖聖仁皇帝實錄》，卷七十九。

36 《清史講義選錄》，六、臺灣之收服/招撫之議（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7 施琅，《靖海紀事》，附錄/欽定八旗通志名臣列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8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39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在京為內大臣；當此任，非琅不可。」³⁹ 還有疑心的皇帝，並不是很同意引用施琅，姚啓聖前後上書要求了四次，皇帝才同意，才把施琅從退休的北京椅子拉回到福建海。

回到海邊的施琅，就像魚得到水一樣，每天都高興得不得了，他馬上開始準備武器、船隻，也訓練士兵，他在給皇帝的信〈決計進剿疏〉裡描述自己的認真與努力：「日以繼夜，廢忘寢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之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搦。」⁴⁰ 現在這個老土狼，是那麼的投入與勢在必得，他甚至親自去挑選划船手。

施琅非常的害怕北風，因為15年前，他乘北風進攻台灣，結果船隊至澎湖遇到颱風，把船隻吹得一塌糊塗，鎩羽而歸。回來後，不僅皇帝對他的態度大變，施琅的命運也從此改觀，他變成北京的一個小老頭兒，靠太太縫衣服、賣嫁妝首飾，來維持生活，他把這一切都歸罪於北風。因此，再度出發的施琅，記取教訓，非常堅持要乘南風前進。

但是姚啓聖非常的不同意，他一直想從南邊去打。於是施琅就寫信給皇帝批評姚啓聖：「在督臣滅賊之念實切，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登舟之際，混心嘔吐，身體維艱。」⁴¹ 施琅想獨自擁有進攻台灣的功勞，這樣子就是表示姚啓聖跟施琅的關係有衝突，施琅也讓這個關係惡化，很奇怪，施琅應該對姚啓聖表現感激才對，因為施琅新的任務其實是姚啓聖給的。

關於這件事情，施琅寫了很多信給皇帝，除了先前那一封批評姚啓聖的文弱無用外，他也不忘記推銷自己的好：「海上肆毒幾六十年。夫十甲十二子相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今卜之天時，揆之人事，鄭氏氣勢，決不能再延。且臣料其一二巨帥，雖號桀驁，以臣視之，直狐鼠耳。當非臣敵也。」⁴² 在另外一封叫做〈密陳專征疏〉的信裡，施琅希望能夠擺脫姚啓聖，自己去進攻台灣，他跟皇帝說姚啓聖「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總非所長」，你就讓我「專統前進」⁴³，一個人去打台灣。雖然施琅的信

40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決計進剿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41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決計進剿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42 叔德馨，〈襄壯公傳〉。

43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密陳專征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都是秘密的，但是施琅的目的很清楚。

姚啓聖當然不高興，當然想要反擊，他開始改變策略，轉而推動談判招撫的方法。但是康熙已經等夠久了，當姚啓聖奏稱：「已遣福州副將黃朝用往諭劉國軒等，仍如前言。」康熙則立刻「趣琅進兵」。⁴⁴

另外，1681年鄭經過世，鄭氏內部展開一新鬥爭，第一個兒子鄭克塽被逼死，第二個兒子鄭克塽才十歲，許多將領更紛紛投降，因而讓許多的鄭氏內部秘密流傳到清廷：「鄭經已死，諸子謀殺克塽，錫范立其婿克塽嗣位。」⁴⁵ 這是清朝攻打台灣鄭氏一個大好時機，內閣大學士李光地也奏言：「經死，克塽幼，諸部爭權，攻之必克。」⁴⁶

七、攻下澎湖

施琅的心迫不及待想要立功，一雪前恥與家恨，但是也差一點跳進一個危機，巨大的海軍，約超過兩百艘船，浩浩蕩蕩的出發到澎湖。1683年六月，一場赤血戰爭開打，施琅說他們是跟兩萬多名的海賊對打，但是這些賊寇團差一點把他所有的船消滅。

鄭軍這邊在澎湖設有十二座新的砲台，沿海之處，凡是小船可登岸的，都築有短牆、配置，約二十餘里，並分兵死守，「星羅碁布，堅如鐵桶。」⁴⁷

施琅的船與人比他的敵人多的多，但是他卻沒什麼計畫或組織，任意地把自己的船帶到敵人的船陣當中，整個戰爭變得很混亂，施琅的士兵分不清誰是敵人、誰是自己的人，一個軍官說：「船隻叢雜，各欲爭先，以致互相沖撞，使賊得以肆志用炮攻打。」⁴⁸ 這一場戰役，施琅的軍隊不僅吃了敗仗，施琅的右眼也因此受傷，他氣得大罵士兵：「賊船無幾，爾等俱不協力向前，互相觀望，延至潮落，使彼縱志攻擊。若非藍理，本軍門豈不危哉？」⁴⁹

雖然施琅右眼被傷，生命也差一點丟了，但施琅並不敢輕言放棄或撤退，因為他知道這一場戰役，關係著他一生的成敗與歷史榮辱，假如他就這樣

44 施琅，《靖海紀事》，附錄欽定八旗通志名臣列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45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九（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46 Quoted in, 連雅堂，《台灣通史》，卷30列傳2（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47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飛報大捷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48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九。

49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九（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回去見皇帝的話，恐怕他剩下來的日子將會永不見天日。所以過了六天，他就又再度披掛上陣，這次的差別是他的軍官吳英提供了一個致勝關鍵——「五梅花陣」，他向施琅建議說：「彼船少、我舟多，以五船結一隊，攻彼一隻。其不結隊者，為遊兵：或為奇兵、或為援兵，悉遠駕觀望，相機而應。則無成艚沖撞之患，又可以各盡其能，奮勇破敵。」⁵⁰施琅聽了非常高興，而事後結果也證明這個作法很成功，在寫給皇帝的報告裡，他一面看到自己美好的未來，一面興奮的描述道：「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咫尺莫辨。…自辰至申，我師奮不顧身，抵死戮力擊殺。」⁵¹

鄭軍這邊的人比清朝少，武器也沒有他們的強，一定會打敗的鄭兵把他們的船塞了火藥，自己引爆，施琅報告說：「焚殺、自焚、跳水溺死賊夥約計一萬二千有奇，屍浮滿海。」⁵²大概有二十二艘鄭氏的船因此沈沒。而施琅軍隊加緊進攻，「焚者焚，殺者殺」。施琅說鄭軍死亡人數官三百餘員，兵一萬二千餘人，船燒掉一百九十四隻，投降官一百六十五人、兵四千八百餘名。⁵³

八、拿下台灣

雖然施琅殺掉很多鄭軍，也燒掉很多他們的船隻，但是並沒有抓到鄭氏將領劉國軒，劉國軒坐了一艘小船逃回到台灣，因為首領脫逃，所以鄭軍並沒有馬上投降。

劉國軒回到台灣跟鄭政府見面，他們知道澎湖戰爭的失敗之後，並沒有想要投降，他們開始計畫轉移基地去菲律賓，黃良驥說：「今日澎湖失守，臺灣勢危，不如將大小戰船暨洋船配載眷口兵士，從此山邊直下，取呂宋為基業。」⁵⁴他們覺得菲律賓會很容易侵入，因為，用他們的話來說，那邊的狀況是荒謬的神父騙白癡的人民，「無稽之梵唄，罔愚蠢之生靈。」⁵⁵

劉國軒並不喜歡這個計畫，因為他害怕清朝會繼續追捕他們，按照他們

50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九（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1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飛報大捷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2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飛報大捷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3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飛報大捷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4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十（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5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十（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傷亡的數量已經有百分之九十被殺或者投降，因此他很不同意，二十天內他們吵來吵去，施琅則分別招降，各個擊破，對劉國軒則勸誘以總兵之職，最後劉國軒接受，結束了鄭氏在台灣的历史。

1683年7月27日，在台灣鄭氏投降，鄭克塽剃頭，穿清朝的衣服，他被移到北京，皇帝給他一個位置。為了慶祝這最後的勝利，康熙皇帝高興地寫了一首詩：「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⁵⁶

貳、清朝爲什麼佔領台灣

戰結束了，仗也贏了，康熙很想把所有的鄭兵驅離台灣，然後把島再丟給大海，他這樣說的：「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嚮化，肆行擾掠海濱居民，迄無寧日，故爾興師進剿，即台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⁵⁷

十月份他命令施琅到台灣去接受鄭克塽投降，並遣散那邊的人離開，為了維持和平以及表示清廷的寬大為懷，康熙宣布特赦，施琅也識相的向皇帝回報說：「宣讀赦詔，鄭克塽等歡呼踴躍，望闕叩頭謝恩。」⁵⁸

清廷準備清除那塊島，康熙命鄭克塽到北京，並把他軟禁起來，然後把四萬多名的鄭兵派去防衛中國的邊界。另外一半以上在台灣的人則回到大陸去，脫離了鄭氏二十年的統治。

九、施琅的遊說

雖然皇帝要空下那個島，也根本不要台灣，但是施琅對這塊康熙所謂的「丸泥之地」有很強烈的慾望。

他登陸台灣的時候，已經先行宣布說，從現在開始台灣是在清朝的統治之下。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請劉國軒帶他去查看台灣南北二路，就在施琅的台灣之旅中，他開始有了對台灣的企圖，以及給皇帝的說詞，「琅率吳英

56 施琅，《靖海紀事》，下卷，〈祭臺灣山川后土文〉；《臺灣外記》，卷十（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7 清世宗，《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二（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58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一。

59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十（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國軒等踏勘南北二路，見其山川峭峻、土地膏腴，茂林修竹，人煙輻輳，且番民雜處耕種，實海外之雄鎮。若棄而不守，則將來不但宵小竊據，亦必為紅毛所圖；其貽害地方，又不僅吾閩一省。自當請留，以作邊海屏藩。」⁵⁹

那一年1683年，施琅寄給皇帝很長的信叫做〈恭陳臺灣棄留疏〉，建議留下台灣，今天的學者常常研究這些信，解放軍也研究施琅的主張，這些信很具體詳細的描述了為什麼不可以放棄台灣。

雖然施琅寫了很多，但他的重點卻很簡單。他的主要論點就是安全。首先他從地理的角度切入，說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還有它有：「深山窮谷，竄伏潛逆者。」他認為如果清朝放棄台灣，留下來的移民會和海寇聯合起來，掠奪侵擾沿海。施琅說：「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閔民，急則走險，糾黨為崇，造船製器，剽掠濱海。」施琅也拿荷蘭人作為威脅的理由，「或者更可怕：紅毛人會回來」，「此地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堅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

60

也有人提出守澎湖、棄台灣的意見，施琅也反對，他說：「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灣則所以固澎湖。臺灣、澎湖，一守兼之。」⁶¹ 施琅一心一意的想佔領台灣，他又從財政的角度切入，強調台灣的資源很豐富，可以自給自足，「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簾、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⁶² 他想要說服皇帝，留下台灣，並不會花費清廷太多錢，從大陸需要的資源也不會很多，「寓兵於農，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

60 施琅，《靖海紀事》，下卷，〈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61 施琅，《靖海紀事》，下卷，〈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62 施琅，《靖海紀事》，下卷，〈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十、為什麼施琅想要台灣

施琅想盡各式各樣的理由說服皇帝，但是寫那麼多，他能說服我們嗎？我們真的能相信他的論點嗎？嗯，事實上，按照施琅的土狼個性，他為什麼要在意台灣？他是否在本島有自己的利益？

施琅的作法當然跟他的利益息息相關，清除明朝最後的亂黨，他的名字自然一定會在歷史書上被記載下來，但是這個貢獻還不是那麼大，如果清朝願意去佔領跟管理台灣，則會給這位成功的將軍更耀眼的歷史地位。

但是歷史功名這種想法，似乎不可能完全吸引施琅，就算有可能會的話，也是第二個考慮，因為施琅最大的興趣是錢跟獲利。一直要等到他登陸台灣，並且四處察看之後，他才非常積極的勸說皇帝、朝廷留下台灣，施琅的目的並不是台灣可以給中國什麼，而是台灣可以提供給施琅什麼。

他登陸台灣後，馬上就去找英國在台灣貿易站，他把他們叫做「皇帝的敵人」，又說：「他們提供槍跟武器給海寇，也提供人去打仗。」施琅威脅他們說：「如果他們重視他們的生命跟生意的話。」就必須給施琅2,500兩，以及施琅每一位僕人500兩，結果英國人給了施琅一個大禮物—3,090兩，高興的施琅就承諾說他會在皇帝的面前幫他們說話，說服皇帝答應讓他們繼續貿易，雖然施琅從頭到尾都沒有意思要告訴皇帝，施琅只是要他們的錢。⁶³

這樣子的施琅，十分符合他土狼的個性，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四處行騙，跟英國談過之後，施琅也跟荷蘭談同樣的事情，荷蘭的檔案記錄說施琅想知道荷蘭會不會出錢再把台灣買回來，那時候清廷還未決定到底要不要把台灣納入中國的版圖。同樣的伎倆，施琅也告訴荷蘭人如果他們給他一筆錢，他可以去說服皇帝，給他們獨佔的貿易權，並且不允許其他國家在中國做生意。⁶⁴

另外還有一個關於施琅的理論，認為他寫給皇帝的信，其實是在很狡猾的暗示甚至威脅皇帝，例如信裡所提及的港口與港灣，容易為海寇所聚集藏身，自然地，這些港口港灣也可以作為施琅他自己的基地；他說台灣的資源很豐富，他自己當然也可以好好利用這些資源；另外，他談到台灣離中國很

63 M. Paske-Smith,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 (New York, 1968), 110-114, 118.

64 John E. 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Harvard, 1984), 148.

近，而且位於日本、香港、菲律賓的中間，南北船隻往來頻繁，是一個很好的貿易站與海賊的基地，換言之，很有可能施琅也可以選擇離開他的皇帝，自己去當海上霸主。

十一、清廷的意見

有那麼多的因素，康熙怎麼會看不見這一切，清廷也不可能不知道施琅在幹嘛，其實大部分的官員，也都是跟康熙皇帝的看法一樣，不想去佔領台灣，他們都認為那是一堆廢土，「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⁶⁵

反對的聲音也包括施琅故鄉的朋友李光地，現在是皇帝的秘書，他曾經支持施琅用武器而不是用談判去佔領台灣，他也主張空其地，然後租給荷蘭人：「竊記臺灣固紅毛地，若乘國威遐播，丐其地與紅毛，而令世守輸貢，似尤永逸長安之道。」⁶⁶

其實清廷也不想佔領台灣，魏源說：「延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⁶⁷在他們自己的報告，官員都強調台灣應該繼續在海裡面飄⁶⁸。

這些意見一點都不奇怪，清朝是從北方下來，他們習慣騎馬，並且依靠著自己強盛的陸軍，打敗了明兵，他們為什麼要一個又小又遠海島？施琅的安全考量也沒有說服力，因為那時候的外國人還常被看成合作的伙伴，就像李光地說的，而且台灣的資源也比不上大陸，康熙把台灣看成一種「疥癬之疾」，一種皮膚病，會癢，因此似乎如果沒有的話比較好。⁶⁹

如果康熙真的得到台灣的話，可能不只是會很癢，還可能會很痛，那時候的海軍都是從明朝投降，他也不是很相信施琅，而且他的大臣顧問們很反對給這位海軍多一點的力量，康熙就說自己曾屢次被警告不能派施琅去打台

65 施琅，《靖海紀事》，下卷，恭陳台灣棄留疏，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66 李清植，《李文貞公（光地）年譜》，卷上，pp.11103-11104。

67 魏源，《聖武記》，卷八。

68 劉良璧，《臺灣府志》，卷二；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69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一。

70 《仁皇帝庭訊格言》，六十四。

灣，因為如果給他船跟兵，他很可能會變成盜賊：「朕欲遣施琅，舉朝大臣以為不可遣，去必叛」。⁷⁰

這的確是個問題，康熙讓施琅率領整個海軍，也給他船跟兵，因此幾乎沒有人可比得上他海上的勢力，也沒有人可以控制他，皇帝給他船跟兵，然後跟施琅說：「汝若不去，臺灣斷不能定」。⁷¹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台灣都不是一項好的投資，除了這個靖海將軍之外，他已經被當成投降的盜賊，似乎沒有人願意跟台灣扯上關連。

十二、清朝為什麼同意

因此很重要的，康熙究竟為什麼要接受施琅的要求？實際上我們不知道，歷史上的資料有太多的洞，尚待填補的洞，因此我們還不能得到一個很清楚的答案，解答有可能還在滿文資料的檔案裏。

我們知道在1684年1月，蘇拜、金鉉等官員必須決定有關於台灣的問題，他們到福建跟施琅見面，然後很快有了決定，也馬上告訴皇帝他們倉促的決定，他們認為不應該放棄這「地數千里、人民十萬」⁷²的島。他們主張留下來，其中施琅的影響非常明顯，給皇帝的報告幾乎全部都是使用施琅的觀點，談到安全，也是只提供施琅的看法，例如應該派多少個兵與官⁷³。

同樣的問題，究竟為什麼？清廷難道沒有自己的意見？為什麼讓一個沒有唸過什麼書的盜賊來主導？很有趣的是，他們這樣子做，施琅就沒有藉口，離開清朝去當盜賊，如果施琅走掉的話，會造成清朝的分裂，也很可能會造成比鄭成功更大的麻煩。

假如施琅真的當盜賊的威脅有多大？又是另外一個謎。大臣們曾提出這樣的意見：「據提督施琅奏云：『臺灣有地數千里、人民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踞；奸宄之徒竄匿其中，亦未可料』。臣以為守之便」，擔心的康熙回答說：「再行確議具奏」⁷⁴拒絕了他們的意見，命令他們回去再開一次會，他們回來，還是同樣的意見，康熙叫他們走開，自己一個人想，想把油跟水混

71 李清植，《李文貞公（光地）年譜》，卷上：《仁皇帝庭訊格言》，六十四。

72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帝實錄》，卷一百十四。

73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帝實錄》，卷一百十五。

74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帝實錄》，卷一百十四。

在一起，他的秘書李光地似乎要站在他這一邊，放棄台灣，捉摸不定的康熙卻又反駁說：「今日可守則守，若萬世之後，我受命無疆，惟休，何必逆為遠慮乎」。⁷⁵

無論真相究竟如何，歷史還繼續走下去，1684年4月14日鄭成功投降一年之後，康熙作了一個決定，他同意大臣們最後的建議：「『臺灣地方千餘里，應設一府三縣，設巡道一員分轄。應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分為水陸八營。澎湖應設副將一員、兵三千，分為二營。每營各設遊、守、千、把等官』。從之。」⁷⁶，同意要去佔領台灣，他寫下命令說：「臺灣僻處海外，新入版圖。」⁷⁷

參、後果

台灣納入中國的版圖後，施琅的活動與影響力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鄭氏投降時，施琅登陸台灣，自動接收鄭政府的土地，估計約霸佔了七千五百甲（佔已登記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也給他的相關部屬如陳致遠約兩千甲（佔已登記土地約百分之十）。鄭氏末期，台灣有三萬甲田園，到清朝接收以後的1684年，官府列冊有案的田園反而只有一萬八千甲了，其中有一萬二千甲的土地不翼而飛，施琅和他親人部屬的土地都沒有被登記，理由主要是為了逃漏稅，算一算清朝打敗鄭氏，施琅就幾乎分到了四分之一的鄭氏王國，剩下來的還有一半在他的部屬手中。⁷⁸

施琅的四處搜刮也製造了不少的敵人，英國人在工廠記錄裡面說：「現在是中國人，但要後悔已經太晚了，因為他們看到施琅每一天都要求這樣那樣的禮物，他們真得很害怕。」⁷⁹ 另外，福建水師提督許良彬也曾上奏將施琅的不當搜刮，並奏請歸公。「提臣施琅，倚勢霸佔，立為獨行，每年得規

75 李清植，《李文貞公（光地）年譜》，卷上。

76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帝實錄》，卷一百十五。

77 清世宗，《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二。

78 See, 蔡相輝，《明清政權更迭與臺灣民間信仰關係之研究：清初臺灣政治與王爺媽祖信仰之關係》（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論文，1984），65頁；周雪玉，《施琅攻台的功與過》（台原出版社，1988），139頁。

79 M. Paske-Smith,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 (New York, 1968), 118.



禮一千二百兩，及許良彬到任後，遂將此項奏請歸公，以為提督衙門公事之用。」⁸⁰

施琅無所不用其極的剝削臺灣，他先將強取佔有人民的土地，然後再租給他們收稅。台灣諸羅縣知縣季麒光描述道：「將軍以下，復取偽文武偽業，或托招佃之名、或借墾荒之號，另設管事照舊收租；在朝廷既弘一視之仁，而佃民獨受偏苦之累，哀冤呼怨。」⁸¹

在廈門當清朝的海軍將軍，施琅自然管理不了那麼多的土地，他也不要。施琅是一個掛著清朝旗子的盜賊，他並不是要做生意，他是要追求獲利，不是要管理農地；施琅是隻土狼。他從福建派了親戚和朋友到台灣幫他找租客，出租土地然後收錢，「琅入臺後，多奪文武官田，以殖其利，歲可入穀數萬石。」⁸²

然後租客再把土地租給佃農，這種租了又租，構成臺灣特殊的土地現象，1726年閩浙總督高其倬向雍正報告台灣土地這種特殊的情況：「皆係未墾之土，招人認墾。而領兵之官，自原任提督施琅以下皆有認占，而地方文武亦占做『官莊』，再其下豪強之戶，亦皆任意報占，又俱招佃墾種取租。迨後佃戶又招佃戶，輾轉頂授，層層欺隱。」⁸³

施琅的作法定義了台灣在清朝統治之下的階級關係和發展，台灣階級結構變成一個大地主（大租）、小地主（小租）和佃農，大租租給小租，小租再把那塊大地分成很多小塊租給比較窮的後來移民種田。研究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主自己種田，其它的把它租出去。⁸⁴ 在這種大租小租的土地制度下，大地主獲得百分之十的農穫量，小地主則從它的佃農收到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因此就變成臺灣「一塊地有三個主人。」⁸⁵ 從這結構，台灣社會展開了200多年的階級衝突和械鬥。

80 《臺案彙錄丙集》，卷一，三、閩浙總督郝玉麟題本（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卷五（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81 季麒光，〈再陳臺灣事宜文〉，《臺灣縣志》，藝文志十（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82 連雅堂，《雅堂文集》，卷三（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83 〈浙閩總督高其倬奏聞事摺〉，《雍正硃批奏摺選輯》，108。

84 See,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1993), 229.

85 陳秋坤，〈清代中葉台灣農村經濟危機與業佃糾紛——以岸裡社潘姓業主的田業經營為中心〉，1760-1850，《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民83年7月），四卷，二期，151-172。

結論

談一談台灣史、講一講中國、想一想兩岸關係，施琅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因為施琅，所以台灣納入中國的版圖，以及三百多年後造成國際關係巨大的問題。回顧17世紀的歷史，不但能讓我們瞭解後來台灣在清朝統治下的發展，也可以讓我們回到今天兩岸關係衝突的原點。

如果沒有施琅的話，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會有不一樣的發展嗎？是有可能，我們可以發揮想像力，如果沒有施琅的話，台灣會有它另類獨立的發展，台灣就不會有清朝的統治、日本的壓迫、國民黨戒嚴的悲慘、或今天中共四百多個飛彈的威脅。但是如果繼續想像下去，也可以有另外一個施琅出現，幫清朝去佔領台灣，但是當一個歷史家，我們的工作不是作假設，而是回頭觀察事實，去瞭解那個時代真正發生的事情。

關於施琅與清朝為什麼佔領台灣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歷史學家仍沒有好好的調查過，到目前為止最被接受的說法，主要是以施琅寫給皇帝的信為主，但是從我今天的研究，我多挖出來一點點的歷史，認為施琅的目的跟影響力，遠遠超過1683年寫給皇帝的信中所談的，也就是說，皇帝與清廷對佔領台灣看法並沒有那麼單純，就像康熙說的，台灣就像皮膚病，如果佔領的話會很癢，但是後來康熙還是決定要擁有這個皮膚病，為什麼？從我這篇研究也沒有辦法證明康熙究竟為什麼要佔領台灣，我只能肯定施琅的影響力，但這影響力並不是指清廷真的相信施琅的表面說法。

本研究是從施琅的個性開始，因為施琅的影響力，對清朝為何佔領臺灣的研究很重要，因此從他的個性開始，我把施琅描述成一匹土狼，主要是強調他在追尋自己的利益，在台灣這個問題上也沒有例外，施琅對台灣那麼熱心，是為了他自己的功名，也是為了他自己的獲利，從他開始要去打鄭氏，一直到最後主張佔領，一直是施琅的貪心來主導這段歷史。

為什麼施琅能說服清廷？為什麼能說服皇帝？這個疑問到目前為止還是個問號，我希望別的學者能夠繼續研究，康熙在1684年1月到4月，在台灣問題的抉擇過程中是否有任何的書面資料留下來他的想法，又或者其他清廷官員跟施琅開會的時候，有沒有其他的反省跟說法，都是幫助解答清朝為何

佔領臺灣的問題關鍵。

※參考書目

- 覺羅勒德洪，《大清聖祖仁帝實錄》（華聯，民53）。
- 清世宗，《聖祖仁皇帝聖訓》（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海南，2001）。
- （清）世宗，《雍正硃批奏摺選輯》（文源，民54）。
- 《鄭氏史料三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彭孫貽，《靖海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施琅，《靖海紀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魏源，《聖武記》（文海，民56）。
- 江日昇，《台灣外記》（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叔德馨，《襄壯公傳》（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楊英，《從征實錄》（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夏琳，《閩海紀要》（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高拱乾，《臺灣府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劉良璧，《（續修）福建臺灣府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陳文達，《臺灣縣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沈雲，《臺灣鄭氏始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鄭亦鄒，《臺灣鄭氏紀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李光地，《榕村全集》（文友，民61）。
- 李清植，《李文貞公（光地）年譜》（文海，民60）。
- 連雅堂，《台灣通史》（臺灣文獻委員會，民81）。
- 連雅堂，《雅堂文集》。
- 《臺灣關係文獻集零》（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1997）。
-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
- 蔡相輝，《明清政權更迭與臺灣民間信仰關係之研究：清初臺灣政治與王爺媽祖信仰之關係》（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論文，1984）。

- 周雪玉，〈施琅攻台的功與過〉（台原出版社，1988）。
- 陳秋坤，〈清代中葉台灣農村經濟危機與業佃糾紛——以岸裡社潘姓業主田業經營為中心〉，1760-1850，《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民83年7月），四卷，二期，151-172。
- 莊金德，〈鄭清和議始末〉，《台灣文獻》，十二卷四期，50.12，1-39。
- 金成前，〈施琅黃梧降清對明鄭的影響〉，《台灣文獻》，十七卷三期，55.9，151-166。
- 賴福順，〈兩岸如何看待「施琅熱」〉，中國時報，2002年1月10日。
- John E. 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Harvard, 1984).
-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1993).
-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Vintage Books, 1988).
- Lo-shu F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66).
- M. Paske-Smith, *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 (New York, 1968).
- Macabe Keliher, "History Confronts Itself: The CCP and Emperor Kangxi," in,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Peace Form*, (Taipei, October 17, 2001).
- Macabe Keliher, "Old Fights, Old Formulas," in *Asiawise* (internet edition), October 10, 2001.

